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十四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二

後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鄘作庸邶或作鄁與

嫏嬛館補校

毛詩異正義邶鄘衛者土地既廢詩文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張氏橫渠詩說詩固有次敘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者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爾案詩首二南尊文王也次邶鄘衛三國同風存商俗也故王風在其後

列女傳寡姜夫人者世行本列女傳作宣姜夫人太平御覽引作寡姜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

兄弟齊說諫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故舉而列之於詩也此本魯詩說小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箋言仁人亦未明指爲誰氏朱子集傳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用列女傳說而少易之荀子宥坐篇引

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劉向說苑節士篇引我心匪石四句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又劉向傳上封事亦引我心匪石言守善篤也此皆推廣詩蘊非原其初作之義也

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注阮嗣宗詠懷詩注嵇叔夜養生論注並引韓詩耿耿不寐如有殷憂與毛詩隱憂訓痛者異

禮記孔子閒居左傳襄三十一年並引詩威儀逮逮

古逮棣聲同何彼襛矣庶棣字林大内反可證要亦是三家經本異字也

賈誼新書容經篇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說義在詩始萌芽之時依據最古

覯閔既多釋文出遘字云本作遘或作覯今注疏本正作覯似非唐初舊本王逸楚辭章句顏師古漢

書敘傳注皆引作覯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遘難
受辱用此詩則作遘矣集韻去聲五十候覯候切
侮傷也詩受侮不少徐邈讀令所不用
說文解字晤明也引詩晤辟有摽與毛詩作寤字不
同
集韻平聲上九魚徣月行也詩日居月徣通作諸然
則徣是詩本字也
胡迭而微釋文迭待結反韓詩作臷音同云臷常也
盧文弨考證臷當作𢧢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毛傳綠間色黃正色綠作如字
訓鄭箋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又云
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
以黃爲裏非其制也故以喻妾上僭康成先從張
恭祖受韓詩後箋毛詩術故作褖盤依韓詩故爲
說然終不若綠作間色解與黃正針鋒直對翁無
名氏休洗紅第二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
裁作衣舊紅番作裹迴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復
君所知正葩經好注脚也

燕燕小序衛莊姜送歸妾也禮記坊記引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畜毛詩作勗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正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按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者按鄭志答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詩

乃改之而列女傳載此詩又謂定姜送婦作與鄭氏箋注所引列女傳云衛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今就兩說而通之蓋詩爲送婦而作而婦之不能留於衛者以獻公之

無禮也故詩辭悲切末賦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者責獻公也孝經緯鉤命決天子行孝曰就諸侯行孝曰度卿大夫行孝曰譽士行孝曰究庶人行孝曰畜以畜發爲義不曰度而曰畜隱見獻公之無禮言婉而多風矣又李黃集解引韓詩衞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范處義詩補傳亦引韓詩定姜歸其婦與魯詩同李樗黃櫄引作娣者婦字之誤也報我不述釋文述本亦作術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韓詩正作 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據序此

詩莊姜傷已忽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

派責州吁衛殺 述字義深

終風序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寫猴子野心如繪施於莊公

毖非儕釋文引韓詩終風西風也涙起也說文解

字瀑疾雨也一曰沫也一曰瀑賁也引詩終風且

滿文文選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隆思亂心曲

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

隆隆思二字亦甚新警

願言則嚏毛傳嚏跲也正義引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則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鄭箋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案毛王所說仍是莫往莫來意鄭如字解義爲博通漢書藝文志雜占十八家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梁七錄有嚏書耳鳴書目瞤書各一卷宋陳暘樂書百怪斷經有占嚏噴法則俗驗之流傳遠矣又案釋文出疌字云本又作啑又作嚔是六朝舊

本皆然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詩顧言則
疐用舊本也今注疏本從鄭作嚏說文亦同
說文解字鏜鐘鼓之聲引詩擊鼓其鏜又鼞鼓聲也
引詩擊鼓其鼞鏜依毛詩鼞用三家經存異文也
春秋隱四年經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止敘
州吁為兵主不言何人將兵擊鼓詩云從孫子仲
平陳與宋序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則序本國史而
成信也鄭樵乃欲盡廢序說不亦傎乎

歐陽修詩本義引王肅云自爰居而下三章衛人從
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案集傳止以後二章爲
從役者念其室家

于嗟闊兮釋文闊韓詩云約束也案文選劉越石答
盧諶詩李善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括約束也是
毛詩作闊韓詩作括也于嗟洵兮釋文洵韓詩作
夐呂氏春秋盡數篇高誘注引正作夐云遠也

龍萬育詩經詁要唐人詩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
戰幾人回是不我活意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

岡夢裘人是不我信意

王柏詩辨說凱風一篇婉而不迫微而不露事父母能幾諫者也翰案七子盡孝道以慰母心母終不嫁七子又賛能辭母之戀矣

酈道元水經注睢水又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

睍睆黃鳥毛傳睍睆好貌朱子集傳其聲清和圓轉也周櫟園書影何義門讀書記并云楊用修謂睍

睆色也非聲也下句載好其音以爲重複訓之爲色古注可憑也嚴氏詩緝謂睍睆指毛羽之鮮潔而說詩者又謂目之流盼也按二字俱從目此解較長翰案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三引韓詩作簡斤黃鳥載好其音簡斤二字甚新異

雄雉序不恤國事釋文本亦作卹段氏玉裁云說文引書無毖于卹李善注藉田賦引書惟刑之卹哉今衞包皆改作恤說文血部卹憂也心部恤憂也此二字音義皆同然古書不容徑改盧文弨釋文

攷證 據段氏說知古本毛詩亦本作卹故魏石經尙書大誥篇卹字有古文篆文隸字三體皆從卩而不從心漢街彈碑優卹氏隱張納功德敘卹滸凍倭亦皆從卩疑說文心部恤字是後人所增案說文於音義相同及經文異字每兩收之亦未必是後人所增也

荀子宥坐篇引詩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述義甚古文選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

云詞也似說雄雄詩二云字義

韓詩外傳引傳曰天地有合(說苑引作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說苑作時得而治矣時失而亂矣)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說苑作不見)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微盷(說苑作進眼)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髕就(說苑作生臏)而後能行三年䐡(說苑作顖)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說苑作陰窮反陽陽窮變反陰下有故字)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

八歲而齠齒（說苑作毀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說苑作毀）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說苑無此十一字）不肖者精化始具（說苑作始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說苑無此句）詩曰乃如之人兮（說苑無兮字）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說苑作填盈）而後傷時不可過也（說苑作傷時之不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說苑無道義二字）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

悠悠說苑作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說苑時下有之字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作故稱日月也劉向說苑辨物篇亦載此文語句小異案韓嬰引傳當是曾詩傳也說義精微似大戴禮記易本命其引詩乃如之人兮說苑無兮字悠悠我思說苑作遙遙意曾傳本無兮字本作遙遙韓就所傳經本易之否則曾韓本同後人妄加兮字遙遙順毛改為悠悠考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李善注引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踟躕躑躅也嵇叔夜琴賦注

右太沖蜀都賦注何敬祖贈張華詩注引韓詩並同而爾雅釋鳥郭注引韓詩搔首踟躕薛君曰踟躕躑躅也與諸引不同則李善亦有順毛而設者此傳引詩亦作搔首踟躕以是準之遜我思後人改易居多耳

戴氏毛鄭詩考正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按上言展矣君子既婦人謂夫之稱此君子不當如箋說爲衆君子蓋百爾君子謂凡所爲之在君子也道遠不來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

日之不忮不求有素履可信如是則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以自慰也朔案鄭箋訓不忮不求爲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求作責字解亦不如朱子集傳訓不貪求與夫子引詩美子路義合

深則厲淺則揭毛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裳也正義引釋水云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案毛傳用爾雅成文而孫氏濡褌之說[illegible]不近情蓋涉水者惟恐濡溼衣裳故

相度深淺以渡爾淺者褰裳可渡若水深至帶以上不惟濡褌亦且濡衣自當有所踐履而渡以衣猶言勿須褰裳也說文厲作砅云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有狐綏綏在彼淇厲亦謂有履石之處也毛詩於彼解云厲深可厲之旁語亦混酈道元水經注河水二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階節節相次大木縱橫更鎮壓兩邊橋以纍石爲主故名厲也此可爲厲字之確證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

與爾雅由帶以上同義只解得深字一層所以處此深者未之言及也

旭日始旦釋文旭許玉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盧氏攷證案字林之音與說文讀若勖同皆從力冒聲知亦讀若好也爾雅釋訓旭旭蹻蹻憍也釋文旭旭郭呼老反邢昺曰郭讀旭旭爲好好小雅巷伯云驕人好好翰案臧氏拜經日記謂爾雅是魯詩之學然則巷伯之驕人好好魯作旭旭也

招招舟子釋文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招

招辭也案招字從手　叔師說是也

周世樟云雄雉之婦人　勉君子以德行谷風之婦人佐君子以成家鄭風　雞鳴望君子以親賢齊風雞鳴助其君以勤政皆　賢婦人也翰案風歌婉諭皆興無端雄雉古之君子行也谷風古之棄婦詞也

黽勉同心釋文黽本亦作僶案白居易六帖卷十七引詩僶勉同心與釋文合文選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僶俛也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蔡邕濟

北相崔夫人誄密勿不忘用詩字亦作密勿則魯
詩與韓詩同周興嗣千字文俊乂密勿亦韓魯詩
也孫奕示兒編黽蛙屬蛙黽之行勉強自力故曰
黽勉極似王安石字說

禮記坊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注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
之菜者采其葉而食無以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
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

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民我願與女同死矣案鄭解不盡利是記引詩本義後別解詩謂交友相與節取其善注禮時未見毛詩本之韓魯也不盡利而節取義實相貫詩禮固兩通也左傳僖三十三年臼季引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則純用節取其善意

中心有違毛傳違離也鄭箋其心徘徊然釋文引韓詩違很也案有違即上章莫違之違言本期德音

古鄦娠館補校

莫違及爾同死而今使我行遲遲而去不覺中心有違也訓離最當訓很近之徘徊然仍在上句遲來裏

呂氏春秋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誘注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引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桀以機括之機爲畿嫌於附會而說詩義亦非白虎通嫁娶篇引詩薄送我畿以爲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可想見古道

之忠厚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誰謂荼苦爾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記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識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方生耳亦大

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
當言英葢知非龍葵也顏師古匡謬正俗苦菜本
草云苦菜味苦名荼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及
山陵旁陵冬不凋死陶宏景注疑此即今茗茗一
名荼又令人不眠今陵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
益州乃有苦蘵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
六月華從葉出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此
案此苦菜即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荼音塗其狀全
似苦蘵而細葉斷有白汁味極苦陵冬不凋桐君

所說正得體狀也近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
俗謂苦菜者即爾雅所謂蘵黃蒢爾雖陶公知俗
呼苦蘵爲苦菜而不識其荼菜之形以其一名荼
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祇增煩惑且本草說其主療
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
涇以渭濁毛傳涇渭相入而淸濁異鄭箋涇水以有
渭故見爲濁正義此婦人以涇比已箋將述婦人
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
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此

發明毛義也箋又謂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渭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此又進一層輔翼毛傳後漢書岑晊陳翔等傳贊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章懷太子注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淸詩用曲喻贊用直美故不同也

無發我笱釋文引韓詩云發亂也案發與廢古字通用依韓說當是以廢爲義

禮記表記引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

也孔子閒居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雖是斷章取義而一以見樂善之不倦一以見所惡之同民谷風之詩人抱負實不凡也

匍匐救之禮記檀弓下家語論禮皆引作扶服救之大雅生民篇釋文匍本作扶匐本亦作服蓋古文作匍匐正字今文作扶服假借字也

不我能慉毛傳慉養也鄭箋慉驕也說文解字慉起也引詩作能不我慉文義並與毛鄭異

說文解字口部售賣去手也引詩賈用不售太平御

覽卷八百三十五引韓詩曰旣詐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也甾作詐訓義與毛鄭大異

有洸有潰釋文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案潰潰重文疑韓詩本作有洸潰潰也

式微序黎侯寓於衞其臣勸以歸也中露泥中毛傳皆訓衞邑也列女傳作中路又以此詩爲黎夫人及傳母二人作傳云黎莊夫人者衞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旣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

甚不得意其傅閔夫人賢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
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
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
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
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傳用例詩故與毛詩異也

林君撫詩談式微篇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即微
管仲之微胡康侯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然
矣

釋文庇邱字或作㒼云㒼邱也案顔氏家訓書證篇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郡佐共太原王劭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山有巏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巏務山也巏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邱

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首亡付反今依附俗音當音權務耳又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値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卽用此也今以二書證之漢碑務是本字字林加山作嵍瑟是謂旄丘也

韓詩外傳引傳曰水濁則魚喁（說苑作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俏則敗（說苑作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說苑無此二句）治國者（說苑作故夫治國無者字）譬若乎張琴然（說苑無乎字然字）大絃急則小絃急故（說苑故下有曰字）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

說苑作樂下何同不過百里無聲之聲近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說苑作損名過其實者損說苑作側情行合名說苑作情行而民副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能爲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說苑政理篇亦引此節至必有以也又修文篇亦引何其處也四語云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累於心也案此亦魯詩傳而韓嬰引之

韓詩外傳又引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

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說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說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說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形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下引詩何其處也四何象與上同是引魯詩傳古人說詩觸類引伸頭頭是道故董子曰詩無達詁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鄭箋衛之諸臣初

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正義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少美長醜爲鶹鷅陸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愼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鶹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朱子集傳訓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案漢書郊祀歌闕流離注流離不得其所者此集傳之所本又案漢書西域志罽賓出璧流離注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靑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然則琉璃亦有作流離者

矣

隋兮衍詩作來兮高潛人天祿識餘引申公曰來兮

宫名恥亂邦故自呼而歎曰來兮來兮汝乃白豐

而舞於此頗肖詩之神吻

頎人俁俁釋文引韓詩作扈扈云美貌案爾雅釋山

卑而大扈郭璞注扈是廣貌禮記檀弓爾勿扈扈

爾鄭注扈扈大廣貌扈扈訓美當是廣大之美也

楚詞九章王逸章句引詩執轡如組云織組者動之

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亦動於手而盡馬力也

此與淮南子繆稱訓勤於近成文於遠引此詩義合案孔子家語好生篇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告忠至矣哉漢人說此詩之義皆本家語篇儛作儛干旄作竿旄與毛詩異
劉芳毛詩箋音證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爲勒且舊語云馬勒不言轡以勒爲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鞁爲轡反復

推之此爲明證又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今俗儒仍以轡爲勒而曾無寤者案劉芳北魏人當時誤稱如此今則各有區分矣

毖彼泉水釋文毖韓詩作祕說文作䛳案今說文引詩作泌彼泉水陸氏引作䛳恐是傳寫之誤韓詩作祕頗難解意其泝泉源之始謂隱隱而出乎

儀禮士虞禮鄭注引詩出縮于泲飲餞于禰釋文出鄭注作濟禰劉本作泥案縮與宿義迥別今即以

儀禮通之士虞禮有又設几東席上東縮降洗又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有鹽鄭注皆訓縮進也此
亦當作進字所謂出而進于濟也詩釋文于祔引
韓詩作兆劉本鄭注作兆卽兆字之異文也文選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又顏
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並引薛君韓詩章句
曰送行飮酒曰餞當是說飮餞義此其逸句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
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

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漢人說經多能得古之禮意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毛傳干言所適國郊也不指何地案樂史太平寰宇記河道入邢州堯山縣其地

本名柏人有干言山在縣西五里李公緒趙記云柏仁有干言山衛詩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是此山也王應麟詩地理考據以爲衛女嫁邢地志信有益於經哉

龍蕭青詩經詁要說北門之詩云貧者無財以自給而俯仰之計竆窶者無財以爲禮而交際之情缺盡人而求曰交每事而責曰徧說義最有分覈

王事敦我釋文引韓詩云敦迫與毛詶厚鄭訓投擿不同室人交徧摧我釋文引韓詩作誰千佳子隹

二反就也集韻䚢佳切謯就也引韓詩室人交徧

謯我與陸氏二反小異又說文解字𪪈相擣也引詩室人交徧𪪈我皆與毛作摧訓沮異

其虛其邪鄭箋邪讀如徐正義引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鄭箋讀本爾雅朱子從之

列女傳引詩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集韻平聲上八微霏霏雰微切雰也引詩雨雪霏霏或從飛其霏作霏霏與毛詩經本異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注又宋玉神女賦注曹子建洛神賦注並引韓詩曰靜貞也當是靜女之注

說文解字袾好佳也引詩靜女其袾又僾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皆與毛詩字異

貽我彤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案此是周公逸禮毛公

及見而引之又周禮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
九御鄭元注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群妃
御見之灋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
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
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六十五
日而徧此亦古形實之灋須識於此
說悙女美釋文說本又作悅柰卬帖引詩作悅
新臺釋文馬云脩舊曰新世俗子貢詩傳作親臺豐
坊所傳僞魯詩作親臺盤以宣公納伋妻事而傳

曾之也

說文解字玼玉色鮮也引詩新臺有玼與毛詩作泚異

新臺有洒釋文洒七罪反高峻也韓詩作漼音同云鮮貌河水浼浼釋文引韓詩作浘浘浼盛貌遜條不殄鄭改作腆皆與毛異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引韓詩嬿婉之求嬿於見切婉於阮切又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毛詩亦作嬿婉則毛別本亦同韓燕或作讌也

遽篨不鮮毛傳遽篨不能俯者鄭箋遽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箋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案國語晉語四遽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此毛之所本也爾雅釋訓遽篨口柔戚施面柔李巡注遽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此鄭之所本也案國語胥臣對文公遽篨戚施與僬僥侏儒矇瞍聾瞶僮昏並舉故韋昭注遽篨偃人戚施僂人揚雄方言

簞或謂之籧篖其麤者謂之籧篨蓋粗竹皮之用以爲囷者偃人不能仰其疾似之故以爲名說文鼀字䵶字下引詩得此䵶䵹䵶七宿切䵹式支切又名䵶䵹說文併䵶與䵹爲一字於鼀字下云圥鼀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圥圥於䵹字下䵶䵹詹如也言其行䵶䵹爾雅釋魚鼀䵹詹諸古字通用戚施故范處義解頤新語引韓詩得此䵶䵹太平御覽引薛君章句作戚施云蟾蜍喻醜惡以其皮戚戚其行施施僂人不能俯其疾似

之故以爲名鄭氏以爾雅曰柔而景爾遁之毛言
其形鄭明其義也
劉向新序節士篇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
母之子也壽與朔後母之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
殺太子而立壽也使人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
壽知不能止也因與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
時伋傅母恐其死也而作二子乘舟之詩是也說
與毛鄭異謂詩作於伋之傅母或有所據焉
陸佃埤雅釋木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言楫非不

可以爲舟特非柏之所宜故共姜守義引以自況也共姜守義所以自誓如此則欲奪而嫁之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云天謂父也葢毛讀序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何必言父然後如序案奪嫁之議或自其母倡之故共姜止怨其母天與人對朱子集傳亦以如天罔極爲說

史記衞世家謂武公和篡共伯而立列女傳亦謂武公殺兄而欲欺其嫂夫以武公威聖之德大學與

文王並取爲正詩之準觀其耆年篤學纖微於國焉有此事傳聞異辭而史遷劉向沿其訛謬耳今以鄘柏舟之詩析之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稱世子明其父尚在也曰蚤死則猶在殤列可知詩詠髧彼兩髦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儀此父在而夭亡之明證正義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又謂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

必年幼也此則傳合史記而與詩序經文皆不合又依世家武公立五十五年引楚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謂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曼益少猶可以嫁此又自相矛盾考竹書紀年宣王十五年衛釐侯薨平王十三年衛武公薨五十五年之數符矣據國語約武公即位在四十一二亦近之其兄既長於武公如死於釐侯薨之歲亦當在四十五六以上其妻年應相若何由而知其少謂之少者亦以詩稱髧

彼兩髦是少婦口吻然獨不可即詩詞稱髮髦而
決共伯之少殤乎假令武公有藐兄遐嫂之事詩
中即不指實亦當微諷乃詩直怨母氏逼嫁不能
信已之終守而別無所讎慝則又安知非求嫁而
夫死而必以老夫女妻以鍛鍊武公之罪案耶唯
以經證史傳之謬廠聖千秋之寃獄可以白矣
說文解字髳髮至眉也引詩紞彼兩髳集韻平聲下
六豪髳髳引同又云漢令有髳長或省
實維我特釋文特如字匹也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案韓詩與魏風碩鼠爰得我直協

說文解字草部𦵏蔟蔟也引詩牆有茨集韻平聲上六脂才資切𦵏引說文云云通作薋茨

中冓之言毛傳中冓內冓也鄭箋內冓之謂宮中所冓成淡書梁平王傳晉灼引魯詩云中冓夜也釋文引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韓魯義同顧野王玉篇冓夜也引詩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亦用韓魯義當是二家本作冓也

不可詳也釋文詳如字韓詩作揚云揚道也案揚即

道不加詳字義深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按許氏說文解字曰籀讀也從竹擂聲擂即抽字是以籀或作籕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爲抽引之義又以左氏傳其繇皆作籕

委委佗佗宊本釋文作他他引韓詩云德之美貌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亦作他他今本釋文與注疏本並作佗佗當是後人依別本改

玼兮玼兮釋文玼音此且禮反鮮盛貌說文云玉色

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
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
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
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撿王肅本後不釋不
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

其之翟也毛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鄭箋侯伯夫人
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正義鄭注周禮三翟
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
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

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
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
樵爲長翰案唐元宗時始有霓裳羽衣蓋近服妖
說文解字㐱稠髮也引詩㐱髮如雲重文作鬒案稿
淅別有鬖字止忍切音軫白髮長也集韻別有㐱
字止忍切音軫說文本作𠘩新生羽飛也並與㐱
字不同
揚且之晳也毛傳晳白晳今本並從日作晳案當從
白作晳

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毛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正義此傳襢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鞠名與麴同又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

以爲然也又云定本展衣夏則裘衣絺綌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襢衣喪大記曰世婦以襢衣是禮記作襢衣也定本云禮記作襢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襢說從襢爲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案聶崇義三禮圖竟服圖鄭必讀爲禮者以襢從衣而有衣義爾雅亶展雖同訓爲誠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貴行賤言襢字以亶爲聲有行誠之義故從襢也

說文褻私服引詩是褻袢也與毛詩紲袢傳訓袢延
正義謂去熱之名者不同
邦之媛也釋文媛于眷反美女爲媛韓詩作援云取
也許氏烜云取乃助之謂
王嘉拾遺記敘少昊母皇娥事云帝子與皇娥並坐
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琴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
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浛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
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
遊樂之處爲桑中也詩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此

類也說極荒誕蓋好事者為之也

美孟弋矣毛傳弋姓也正義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攷春秋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作弋氏然則弋姓即姒姓之別稱杞國夏後也譜牧誓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庸在江漢之南爲八國之首從王立功必受封賞亦周代顯姓也故與姜姓並稱貴族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鄭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刺宣姜與頑非匹偶釋文引韓詩云奔

奔彊彊乘匹之貌鄭用韓義也禮記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鄭注姜姜賁賁爭鬭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此經引詩斷章故注亦斷章解之究亦不失相隨之義左傳襄二十八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所得聞也正義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

無善行者我以此為君是有嫌君之義案此說非
是伯有自甚侈肆有意自嫌其君斷無於大庭廣
衆之中顯然指陳之理義亦以鶉喻楚以鵲喻晉
謂晉不能與之爭長而以無良之人為君為兄也
然詩本刺淫而歌詩又借以譏諷故趙孟以本詩
正義以斥責其失辭也呂氏春秋壹行篇高誘注
引詩作鶉之賁賁與禮記左傳同高氏習韓詩則
韓經亦作賁賁也
蔡邕月令問答引詩云定之方中作於楚宮于作於

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劉淵林注引詩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于又作爲並與毛詩異

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村預春秋地名衞地楚邱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有楚邱城漢晉時郡境不同故鄭疑東郡杜云濟陰也酈道元水經注濟水二河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東南合黄汲枝流俗之界溝也北逕元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衞詩所謂景山與京者

也毛公曰崇山大山也又北逕楚邱城郡國志曰
成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成武縣西南衞
懿公爲狄所滅衞文公東從渡河野處漕邑齊桓
公城楚邱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衞國忘亡
卽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
京故鄭元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道里分明如畫
引詩作墟與今本作虛異
說文解字椅梲也賈侍中說椅卽椅木可作琴然則
椅古文椅字也

卜云其吉毛傳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正義本有成文連引之耳案易緯通卦驗言八能之士此亦其類當並出周之逸禮

星言夙駕釋文韓詩云星晴也案說文解字夝同腈雨而夜除星見也漢書天文志天暒而景星見腥即夝也韓詩依此此爲義姚氏鼐惜抱軒詩說亦訓

星爲晴以爲南晴卽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非人與齊衰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爲也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毛傳非徒庸君鄭箋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哉氏考正舊說失其辭此章本指美文公盡心於人民美之不已而未及馬之衆多言非特於人其秉心如是也卽所以致國之富者其騋牝已三千矣最得詩義

說文解字騋字馬七尺爲騋八尺爲龍引詩騋牝驪

牡棻許氏所引者爾雅釋音文以為詩者或三家經有作騋牝驪牡者否則三家說詩如此也

後漢書楊賜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序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賜傳又引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注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元注曰蜺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又北堂書鈔引劉楨毛詩義問夫婦失禮則虹氣勝有赤色在上者

陰乘陽氣也皆足與毛傳相發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也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案班固漢書敘傳述其家學云伯少受詩於師丹固父彪爲伯弟穉之子固其從孫也地理志亟引齊詩知班氏世傳齊學也白虎通亦孟堅所撰集中引韓詩內傳魯訓並顯標之其止引詩者愚以爲皆齊義也

相鼠有皮毛傳相視也孫奕示兒編別創一解云相

地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

上跳舞善鳴投相州與河東相鄰說與新興

人而無止釋文韓詩云止節無禮節也與毛止息義

別

韓詩外傳引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

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

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不

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

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

而無儀不死何為又引詩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曰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又引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皆引古說以發詩義

吳縣潘任補校

精理名言宋儒語錄之先聲也

列女傳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曰有四馬白旄者至者必要而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

死矣伋子痛壽爲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
也此何罪請殺我二子既死朔遂立爲太子棲霞
郝蘭皋懿行宜人福山王照圓作列女傳補注案
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
姝者子何以畀之今以傳推之疑即爲此事而作
也必用白旄者取易以識別也以詩言素絲故知
爲白旄也浚衛之界上邑姜使力士待伋之地也
姝忠順貌姝子謂伋子也畀與也言彼四馬白旄
忠順之子何故以此畀之深痛惜之辭也又云此

蓋出於魯詩之說而劉氏述之與毛詩異也其敘夷姜與左傳又異蓋皆出之魯詩耳要遮也史記曰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特白旄者殺之義與此合

正義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人益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

當均一輈車以兩馬爲服倚以一馬驂之則偏而
不調非人情也又歷引諸說以爲自古無駕三之
制案彼所引有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諸侯與卿
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此卽三馬之
據乃以爲經傳無所言毛傳固云驂馬五轡兩服
兩驂謂之四馬加一驂爲五馬兩驂加一驂卽三
馬此卽經傳之證是以三馬偏而不調五馬亦偏
何以調而可用今人駕車多用三馬有以一馬在
輈前者如此此則一轅車亦可準之兩馬加一則三

四馬加一則五後世五馬之制實由於此

素絲祝之毛傳祝織也鄭箋祝當爲屬屬著也案禮記樂記正義引五行句命訣云祝融樂爲祝續周禮春官大司樂疏引孝經緯祝融之樂曰屬續知祝屬二字古通用也

列女傳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

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云云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以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與毛詩左傳並協其敘齊求婚女

因傅母言之事左傳不載而以本詩控于大邦誰因誰極玩之實非無據若衛女者識實出於鄭怨上矣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視我不臧我思不遠此所引乃孟子外書佚文說
與列女傳相表裏
大夫跋涉毛傳草行爲跋水行爲涉作二事言釋文
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作一事言
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
也當是許人尤之字
水經注淇水又東注淇水爲肥泉也故衞詩曰我思
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曰
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者所浸潤少所歸

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今毛詩澳作奧菉作綠毛云菉王芻也竹編草也今本毛傳作篇竹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輸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毛注又言澳隈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爲水流入於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即詩所謂源泉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

女思歸指以爲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酈氏引博物志又言張司空是指張華博物志言今博物志無此語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博物記曰有與水流入淇水有綠竹草澳又作與攷唐蒙著博物記與水入淇蓋唐記語張華作志以地理爲首亦因蒙書則二書並有此說唐記久佚昭梁人及見之張志今行本亦多殘缺故不見也茂先淹博必有所考陸璣疏亦云淇澳二水以毛云隩隈爲誤故酈氏以爲未究而復指源泉以實

之也正義引釋草云菉王芻舍人云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蓐也又曰竹萹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與音同釋文引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薄篇筑也石經同臧氏經義雜記此所指石經亦漢熹平石刻也石經爲魯詩然則韓魯同作薄案毛詩菉作綠即所謂終朝采綠禮記大學篇引此作菉薄作竹毛傳古文而訓篇竹亦用韓故也自陸璣疏以綠竹爲一草晉宋人遂有以竹爲說者識凱

之竹譜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又曰箵以箭筱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竹筱根深耐寒茂彼淇苑厥後宜謂綠色之竹無知所謂王芻與萹筑者已

有匪君子大學作有斐荀子大略篇引詩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與大學合

韓詩與字異義淇奧章爲多有匪作有邲美貌也僩兮亦云美貌咺兮作宣宣顯也並見釋文呂氏春秋上農篇高誘注弁鹿皮冠引詩冠弁如星誘習

霅姚覲元補校

韓詩此亦韓本異字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引韓

詩綠竹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綠蘧盛如積也太平

御覽卷七百六十四引韓詩曰如磨如錯韓與毛

詩雖異不應外乖如此似有誤字

韻上聲二十六產僴撊武貌爾雅瑟兮僴兮或作

撊蓋爾雅別本有作撊兮者絫僴撊亦古今字說

文解字愃寬嫺心腹貌引詩赫兮愃兮與毛詩作

咺亦異

說文解字琇石之次玉者引詩充耳琇瑩㣯骨擿之

可會髮者引詩箴弁如星皆與毛詩異

猗重較兮孔傳卿士之車戴氏考證按較在輢上車之兩旁可供憑以其閒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承上寬兮綽兮據左右言明矣此不獨卿士之車爲然輪奧周官考工氏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又云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鄭注較兩輢上出式者賈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劉熙釋名其較車卿所乘也亦同毛說非禮

制

漢書敘傳考盤于代用詩語槃作盤顏師古注引詩考盤在澗釋文在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文選左太沖吳都賦劉淵林注引韓詩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與釋文所引異而槃亦作盤又班孟堅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李善注引韓詩曲景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似是考盤在阿注釋文適韓詩作僩美貌漢顏長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愃與今詩弗諼異亦本三家

列女傳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曰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礪女子之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

吳[illegible]館補校

未然也說碩人詩與毛鄭異然出前漢經師之傳受細繹詩詞實相符合又可悟素以爲絢兮一語確爲此詩佚句莊姜聞箴規而自脩亦賢媛也與毛詩亦可通矣

褧衣釋文引說文作檾檾說文檾字下引詩作檾衣而褧字下引詩與毛同案檾爲枲屬或齊魯韓詩借作檾字故許氏兩引之以存異文如面以麻衣爲解恐非辭也

楊愼丹鉛錄詩傳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

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張子野詞遮麝香燭殘痕凝今多作平聲失矣

領如蝤蠐釋文蝤似修反徐音曹齊本作蠐又作齊音同案徐仙民音曹作蝤字訓也其訓齊本作蠐是毛詩古本作齊今本或作蠐也蔡邕青衣賦用詩語正作領如蝤蠐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毛傳倩好口輔也盼白黑分也釋文倩兮韓詩云蒼白色盼兮韓詩云黑色也案

齒以瑳白爲巧益之以蒼兮見其巧盼以分明爲美只狀其黑兮見其美實不及毛之體物瀏亮矣

說文解字引詩美目盼兮集韻去聲三十一襇盼盻同普莧反

說于農郊鄭箋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偏近郊釋文說本或作稅毛雖無傳以稅爲舍可知也稅舍于近郊更衣義已含彭在內何煩改經字乎

大夫風退釋文韓詩云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

韓之此訓與毛傳大夫退然後罷義合

楚詞九歎王逸章句引詩河水油油云油油流貌也

又引詩波沸遬遬亦訓爲流貌案油油卽洋洋波

沸卽泣沸三家異文也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釋文濊濊馬云大魚网目㿙㿙

也韓詩云流貌發發馬云魚著网尾發發然韓詩

作鱍案呂氏春秋諭大篇上農篇高誘注並引詩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與毛詩同高誘習韓詩而引

詩不作鱍鱍者韓本亦不同乎說文解字濊礙流也引詩施罛濊濊又魰字引詩鱣鮪魰魰今毛詩作濊作發省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釋文孽孽韓詩作钀钀牛遏反長貌朅韓詩作桀云健也案呂氏春秋過理篇高誘注引詩庶姜钀钀與釋文同

氓之蚩蚩釋文氓韓詩云美也案氓訓為美與蚩蚩二字不貫

體無咎言釋文體韓詩作履履幸也禮記坊記引詩

亦作履無咎言鄭注履禮也家履詁釋詩詞雖顯

而古無明訓履禮雖有明訓而釋詩詞又不甚顯

未若毛詩體字指卜筮之體與金縢公曰體合

陸璣詩疏鳩食桑葚多則醉傷其性束皙發蒙記虎

以狗為酒雞以蜈蚣為酒鳩以桑椹為酒貓以薄

荷為酒蛇以茱萸為酒謂食之即醉也造語甚奇

鄭志張逸問氓詩箋云酖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

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

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

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也珣案
康成之論可謂詩樅
儀禮士昏禮婦車亦如之有裧鄭注裧車裳幃周禮
謂之容頁疏案巾車職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
鄭司農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謂之童容
後鄭從之衛詩云漸車帷裳是山東名幃裳也案
裧即襜皆帷裳之通名
說文解字壻夫也引詩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者夫
也貳作二與毛詩異

總角之宴釋文宴本或作丱丱者非正義經有作丱丱者

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案甫田毛傳

丱幼稚也如使毛本作丱則傳當在此此無傳知

作丱之非矣

禮記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

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

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鄭注此皆

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正義引者證許而不與被

人所怨之

說文㥏字怛憯也引詩信誓㥏㥏案㥏怛同㥏旦古今字也

淇水滺滺釋文出㴖㴖云本亦作滺張參五經文字滺字書無此字見詩亦作攸案說文攸本從水省更加水旁作㴖㴖非今本復㴖下加心浸失古意矣

爾雅釋草雚芄蘭郭璞注雚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邢昺疏案如此注則以雚芄一名蘭或傳寫誤芄衍字詩衛風云芄蘭之支集韻平聲上二十六桓芄雚說文芄蘭莞也引詩芄蘭之枝爾雅作雚

據集韻則郭注蒮芄猶云蒮即芄也非并衍字

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能行者也訓辭與衍非後儒所及

垂帶悸兮釋文悸其季反韓詩作萃垂貌案毛作悸垂之似墜也韓作萃垂之相屬也各有意義

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毛公此釋蓋依爾雅本訓而徐仙遂音甲爲狎案甲雖音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猶斁字訓厭葛覃篇云服之無斁豈得讀爲服之無厭乎案顏說辯矣而徐氏非無所本釋文甲韓詩作狎狎戶甲反毛訓甲爲狎已取韓經之義故徐直讀音狎也

曾不容刀釋文引說文作舠正義亦引說文作𦨴小船也今本說文脫舠字宜據陸孔二家補之

陳祥道禮書卷九十二引韓詩傳亡國之社以戒諸

侯人之戒在於桃殳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九引
樊文深七經義綱格論步卒五兵戈殳車戟酋矛
矢似皆說伯也執殳義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正
義諼訓爲忘非草名劉基殺凱集萱草名也詩曰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諼之義爲忘故
萱草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
於婚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嵇叔夜之論後世
相承以北堂謂母而有萱草之稱不知何所據若

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草亦如不見非以萱比母也又按嵇壽萱草一名宜男以萱喻母義或本此王朗與魏太子書萱草忘憂皐蘇釋勞無以加也皐蘇草名能釋勞猶萱草能忘憂也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琦詩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衿顏師古匡謬正俗據毛傳背北堂也以陸詩云云便謂身體前後種之爲謬案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亦用此詩李善注於陸詩引韓詩

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於謝詩亦引韓詩曰焉得

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薛君曰萱艸

忘憂也萱與萱通蓋韓詩本作萱萱以萱釋之前

引作諼後人依毛改之則韓詩字異於毛安知背

不作身後解而初三家詩皆在士衡博綜必有所

據未可執一說以譏之也且即以北堂爲解謂之

背者亦謂在後並襟前亦樹之與謝詩無萱並是

加一層翻法詩之妙處正在此說文解字藼令人

忘憂艸引詩安得藼草亦與毛詩異

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云有狐爲國人憫鰥夫戚
雄經予雜鈔取之以爲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彰
寡婦之淫志
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
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
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叢子孔子讀詩自二南至
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
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
子於考槃見遯世之上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

道之謂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嚴粲詩緝木瓜美
齊桓功績感其卹鄰之仁春秋不予齊桓專封衆
以尊王之義蔡卞毛詩名物解桓公惠小而德微
至於王止矣若天保報上則無物比焉皆得言外
義